



## “科目三”的狂欢

艺术家亲民的方式就是模仿他们自创的艺术，**这些网络舞蹈的走红，也能给艺术家以启发。**

在吴瑛看来，除了有TikTok等短视频平台“出海”之功，“科目三”之所以能从“出圈”到“出海”，其实还被赋予了文化自信的期许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、不形于一态、不定于一尊，既要有阳春白雪、也要有下里巴人，既要顶天立地、也要铺天盖地。只要有正能量、有感染力，能够温润心灵、启迪心智，传得开、留得下，为人民群众所喜爱，这就是优秀作品”，要“着力赓续中华文脉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”。

同时，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，坚

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。

在“科目三”的传播中，有两个案例，或许可以作为一种雅俗辩证的参考。

一个是2023年12月15日，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在《天鹅湖》谢幕时跳起“科目三”，让现场气氛再次达到高潮；另一个则是有位网友在2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，传统京剧《辛安驿》中丑角在表演中加入了十几秒“科目三”的脚和手部动作，台下有观众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。

无论人们对这种形式的嫁接如何评价，但至少从现场观众来说，

下图：肖杰改编“科目三”。

这种混搭的舞台效果颇好，人们献上了真诚的掌声，也发出发自肺腑的笑声。雅俗分野在这一刻已经不再那么重要，新鲜的、接地气的当代创造，可以快速形成一种对话空间，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创造迅速捕捉到一个信号——我们是在有意识地互动，我们共享同一种文化语境。这种传播效果本身，比纠结于雅俗的教条定义更有意义。

在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看来，艺术上关于雅与俗的争议一直都在，许多高雅文学艺术最早都来自平民通俗娱乐，宋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“我们固然要反对低俗、庸俗、恶俗，但不可断然否定通俗。寓教于乐讲得过分，就只有教，没有乐了。艺术家亲民的方式就是模仿他们自创的艺术，这些网络舞蹈的走红，也能给艺术家以启发。”

吴瑛更是强调，在新媒体时代，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定要学会借力，尤其是面向Z世代的年轻态表达，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其国际传播能力，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。

犹记得，此前来自欧美的街舞、嘻哈文化，以及来自韩国的《江南style》骑马舞和《Nobody》女团舞等，屡屡在中国引发热潮。如今，“科目三”火到海外，既可以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，群众文化形式更多元广阔的表现，更可以看作是中国魅力和影响力的例证。

“科目三”根于民、兴于网、源于情。它的热度终将慢慢消退，但其引发的关于互联网时代的审美趣味、青年潮流文化等话题的讨论仍会继续。■

